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5·

凌濛初 著



知识出版社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 5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 二 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8
第 三 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3
第 四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63
第 五 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89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08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27
第 八 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43
第 九 卷	
莽儿郎惊散亲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	159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82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99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19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232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247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70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91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305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33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49

第二十卷

贾廉访隳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64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79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402

第二十三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423

第二十四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39

第二十五卷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453

第二十六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468

第二十七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82

第二十八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497

第二十九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12

第三十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27

第三十一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540

第三十二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555

第三十三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569

第三十四卷

错调情贾母置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90

第三十五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605

第三十六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623

第三十七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638

第三十八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655

第三十九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681

第三十二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诗曰：

敕使南来坐画船，袈裟犹带御炉烟。

无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缘。

这四句诗乃是国朝永乐年间少师姚广孝所作。这个少师乃是僧家出身，法名道衍，本贯苏州人氏。他虽是个出家人，广有法术，兼习兵机，乃元朝刘秉忠之流。太祖分封诸王，各选一高僧伴送之国。道衍私下对燕王说道：“殿下讨得臣去作伴，臣当送一顶白帽子与大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乃是个“皇”字，他藏着哑谜，说道辅佐他做皇帝的意思。燕王也有些晓得他不凡，果然面奏太祖，讨了他去。后来赞成靖难之功，出师胜败，无不未卜先知。燕兵初起时，燕王问他：“利钝如何？”他说：“事毕竟成，不过废得两日工夫。”后来败于东昌，方晓得“两日”是个“昌”字。他说道：“此后再无阻了。”果然屡战屡胜，燕王直正大位，改元永乐。道衍赐名广孝，封至少师之职。虽然受了职衔，却不肯留发还俗，仍旧光着头，穿着蟒龙玉带，长安中出入。文武班中，晓得是他佐命功臣，谁不钦敬？一日，成祖皇帝御笔亲差他到南海、普陀、落伽山进香。少师随坐了几号大样官船，从长

江中起行。不则数日，来到苏州码头上，湾船在姑苏馆驿河下。苏州是他父母之邦，他有心要上岸观看风俗，比旧同异如何。屏去从人，不要跟随，独自一个穿着直裰在身，只做野僧打扮，从胥门走进街门上来行走。正在看玩之际，忽见喝道之声远远而来。市上人虽不见十分惊惶，却也各自走开，在两边了让他。有的说是管粮曹官人来了。少师虽则步行，自然不放他在眼里的，只在街上摇摆不避。须臾之间，那个官人看看抬近，轿前皂快人等高声喝骂道：“秃驴怎不回避！”少师只是微微冷笑。就有两个应捕，把他推来抢去。少师口里只说得一句道：“不得无理！我怎么该避你们的？”应捕见他不肯走开，道是冲了节，一把拿住。只等轿到面前，应捕口禀道：“一个野僧冲道，拿了听候发落。”轿上那个官人问道：“你是那里野和尚，这等倔强？”少师只不做声。那个官人大怒，喝教拿下打着。众人喏了一声，如鹰拿燕雀，把少师按倒在地，打了二十板。少师再不分辩，竟自忍受了。才打完后，只见府里一个承差同一个船上人，飞也似跑来道：“那里不寻得少师爷到，却在这里！”众人惊道：“谁是少师爷？”承差道：“适才司道府县各爷，多到钦差少师姚老爷船上迎接，说着了小服，从胥门进来了，故此同他船上水手急急赶来，各位爷多在后面来了。你们何得在此无理？”众人见说，大惊失色，一哄而散。连抬那官人的轿夫，把个官来撇在地上了，丢下轿子，恨不爷娘多生两只脚，尽数跑了。刚刚剩下得一个官人在那里。

元来这官人姓曹，是吴县县丞。当下承差将出绳来，把县丞拴下，听候少师发落。须臾，守巡两道府县各官多来迎接，把少师簇拥到察院衙门里坐了，各官挨次参见已毕。承

差早已各官面前禀过少师被辱之事，各官多跪下待罪，就请当面治曹县丞之罪。少师笑道：“权且寄府狱中，明日早堂发落。”当下把县丞带出，监在府里。各官别了出来。少师是晚即宿于察院之中。次早开门，各官又进见。少师开口问道：“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里？”各官禀道：“见监府狱，未得钧旨，不敢造次。”少师道：“带他进来。”各官道是此番曹县丞必不得活了。曹县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时，战战兢兢，随着解人，膝行到庭下，叩头请死。少师笑对各官道：“少年官人不晓事，即如一个野僧，在街上行走，与你何涉？定要打他？”各官多道：“这是有眼不识泰山，罪应万死，只求老大人自行诛戮，赐免奏闻，以宽某等失于简察之罪，便是大恩了。”少师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个柬帖来与各官看，即是前诗四句。各官看罢，少师哈哈大笑道：“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昨日微服闲步，正要完这夙债。今事已毕，这官人原没什么罪过，各请安心做官罢了，学生也再不提起了。”众官尽叹服少师有此等度量，却是少师是晓得过去未来事的，这句话必非混帐之语。看官若不信，小子再说宋时一个奇人，也要求人杖责了前欠的。已有个榜样过了，这人却有好些奇处，听小子慢慢说来，做回正话。

从来有奇人，其术堪玩世。

一切真实相，仅足供游戏。

话说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姓杨名望才，字希吕。自小时节，不知在那里遇了异人，得了异书，传了异术。七八岁时，在学堂中便自跷蹊作怪，专一聚集一班学生，要他舞仙童，跳神鬼，或扮个《刘关张三战吕布》，或扮个《尉迟恭

单鞭夺槊》。口里不知念些什么，任凭随心搬演。那些村童，无不一一按节跳舞，就像教师教成了一般的，旁观着实好看。及至舞毕，问那些童子，毫厘不知。

一日，同学的有钱数百文，在书笥^①中，并没人知道。杨生忽地向他借起钱来，同学的推说没有。杨生便把手指掐道：“你的钱有几百几十文，见在笥中，如何赖道没有？”众学生不信，群然启那同学的书笥看，果然一文不差。于是传将开去，尽道杨家学生有稀奇术数。年纪渐大，长成得容状丑怪，双目如鬼，出口灵验。远近之人，多来请问吉凶休咎^②，百发百中。因为能与人抽筒禄马^③，川中起他一个诨名叫做杨抽马。

但是经过抽马说的，近则近应，远则远应，正则正应，奇则奇应。且略述他几桩怪异去处！杨家住居南边，有大木一株，荫蔽数丈。忽一日写个帖子出去，贴在门首道：

明日午未间，行人不可过此，恐有奇祸。

有人看见传说将去，道抽马门首有此帖子，多来争看。看见了的，晓得抽马有些古怪，不敢不信，相戒明日午未时候，切勿从他门首来走。果然到了其期，那株大木忽然推扑下来，盈塞街市，两旁房屋，略不少损。这多是杨抽马魔样过了，所以如此。又恐怕人不知道，失误伤犯，故此又先通示，得免于祸。若使当时不知，在街上摇摆时节，不好似受了孙行者金箍棒一压，一齐做了肉饼了。

又常持缣帛入市货卖。那买的接上手量着，定是三丈四丈长的，价钱且是相应。买的还要讨他便宜，短少些价值，他并不争论。及至买成，叫他再量量看，出得多少价钱，原只

长得多少。随你是量过几丈的，价钱只有尺数，那缣也就只有几尺长了。

出去拜客，跨着一匹骡子，且是雄健。到了这家门内，将骡系在庭柱之下。宾主相见，茶毕，推说别故暂出，不牵骡去。骡初时叫跳不住，去久不来，骡亦不作声，看看缩小。主人怪异。仔细一看，乃是纸剪成的。

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牒，急要对勘，年深尘积，不知下落。司中吏胥彷徨终日，竟无寻处。有人教他请问杨抽马，必知端的。吏胥来问，抽马应声答道在某屋某柜第几沓下。依言去寻，果然即在那里翻出来。

一日眉山琛禅师造门相访，适有乡客在座。那乡客新得一马，黑身白鼻，状颇骏异。杨抽马见了道：“君此马不中骑，只该送与我罢了。君若骑他，必有不利之处。”乡客大怒道：“先生造此等言语，意欲吓骗吾马。吾用钱一百千买来的，乘坐未久，岂肯轻为你赚去么？”抽马笑道：“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你不信我，也是你的命了。今有禅师在此为证，你明年五月二十日，宿冤当有报应。切宜记取，勿可到马房看他刍秣^①，又须善护左肋。直待过了此日，还可望再与你相见耳。”乡客见他说得荒唐，又且利害，越加忿怒，不听而去。到了明年此日，乡客那里还把他言语放在心上，果然亲去喂马。那匹马忽然跳跃起来，将双蹄乱踢，乡客倒地。那马见他在地上了，急向左肋用力一踹，肋骨齐断。乡客叫得一声：“啊也！”连吼是吼，早已后气不接，呜呼哀哉。琛禅师问知其事，大加惊异。每向人说杨抽马灵验，这是他亲经目见的说话。

虞丞相自荆襄召还，子公亮遣书来叩所向。抽马答书道：

得苏不得苏，半月去作同金书。

其时金书未有带“同”字的，虞公不信。以后守苏台，到官十五日，果然召为同金书枢密院事。时钱处和先为金书，故加“同”字。其前知不差如此。

果州教授关寿卿，名耆孙，有同僚闻知杨抽马之术，央他遣一仆，致书问休咎。关仆未至，抽马先知，已在家吩咐其妻道：“快些造饭，有一关姓的家仆来了，须要待他。”其妻依言造饭，饭已熟了，关仆方来。未及进门，抽马迎着笑道：“足下不问自家事，却为别人来奔波么？”关仆惊拜道：“先生真神仙也。”其妻即将所造之饭，款待此仆。抽马答书，备言祸福而去。

元来他这妻子姓苏，也不是平常的人。原是一个娼家女子，模样也只中中，却是拿班做势，不肯轻易见客。及至见过的客，他就评论道：“某人是好，某人是歹，某人该兴头，某人该落魄，某人有结果，某人没散场。”恰像请了一个设帐的相士一般。看了气色，是件断将出来。却面前不十分明说，背后说一两句，无不应验的。因此也名重一时，来求见的颇多。王孙公子，车马盈门。中意的晚上也留几个，及至有的往来熟了，欲要娶他，只说道目前之人，皆非吾夫也。后来一见杨抽马这样丑头怪脸，偏生喜欢道：“吾夫在此了。”抽马一见苏氏，便像一向认得的一般道：“元来吾妻混迹于此。”两下说得投机，就把苏氏娶了过来。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家里一发的：

阴阳有准，祸福无差。

杨抽马之名越加著闻。就是身不在家，只消到他门里问着，也

是不差的。所以门前热闹，家里喧闹，王侯贵客，无一日没有坐在座上的。

忽地一日，抽马在郡中，郡中走出两个皂隶来，少不得是叫做张千、李万，多是认得抽马的，齐来声诺。抽马一把拉了他两人出郡门来道：“请两位到寒舍，有句要紧话相央则个。”那两个是公门中人，见说请他到家，料不是白差使，自然愿随鞭镫，跟着就行。抽马道：“两位平日所用官杖，望乞就便带了去。”张千、李万道：“到宅上去，要官杖子何用？难道要我们去打那个不成？”抽马道：“有用得着处，到彼自知端的。”张千、李万晓得抽马是个古怪的人，莫不真有什么事得做？依着言语，各捐了一条杖子，随到家来。

抽马将出三万钱来，送与他两个。张千、李万道：“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厢使唤？未曾效劳，怎敢受赐？”抽马道：“两位受了薄意，然后敢相烦。”张千、李万道：“先生且说将来，可以效得犬马的，自然奉命。”抽马走进去，唤妻苏氏出来，与两位公人相见。张千、李万不晓其意，为何出妻见子？各怀着疑心，不好做声。只见抽马与妻每人取了一条官杖，奉与张千、李万道：“在下别无相烦，止求两位牌头，将此杖子责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便是盛情不浅。”张千、李万大惊道：“那有此话！”抽马道：“两位不要管，但依我行事，足见相爱。”张千、李万道：“且说明是什么缘故。”抽马道：“吾夫妇目下当受此杖，不如私下请牌头来，完了这业债，省得当场出丑。两位是必见许则个。”张千、李万道：“不当人子！不当人子！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抽马与妻叹息道：“两位毕竟不肯，便是数已做定，解襁不去了。有劳两位到此，虽然不肯行杖，请收了钱去。”张千、李万道：“尊赐一发出于

无名。”抽马道：“但请两位收去，他日略略用些盛情就是。”张千、李万虽然推托，公人见钱，犹如苍蝇见血，一边接在手里了，道：“既蒙厚赏，又道是长者赐，少者不敢辞，他日有用着两小人处，水火不避便了。”两人真是无功受赏，头轻脚重，欢喜不胜而去。

且说杨抽马平日祠神，必设六位。东边二位空着虚座，道是神位。西边二位却是他夫妻二人坐着作主。底下二位，每请一僧一道同坐。又不知奉的是什么神，又不从僧，又不从道，人不能测。地方人见他行事古怪，就把他祠神诡异，说是左道^⑤惑众，论法当死，首在郡中。郡中准词，差人捕他到官，未及讯问，且送在监里。狱吏一向晓得他是有手段的跷蹊作怪人，惧怕他的术法利害，不敢加上械扭，曲意奉承他。却又怕他用术逃去，没寻他处，心中甚是忧惶。抽马晓得狱吏的意思了，对狱吏道：“但请足下宽心，不必虑我。我当与妻各受刑责，其数已定，万不可逃，自当含笑受之。”狱吏道：“先生有神术，纵使数该受刑，岂不能趋避，为何自来就它？”抽马道：“此魔业使然，避不过的。度过了厄，始可成道耳。”狱吏方才放下了心。果然杨抽马从容在监，并不作怪。

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杨忱处议罪。司理晓得他是法术人，有心护庇他。免不得外观体面，当堂鞫讯一番。杨抽马不辨自己身上事，仰面对司理道：“令叔某人，这几时有信到否？可惜！可惜！”司理不知他所说之意，默然不答。只见外边一人走将进来，道是成都来的人，正报其叔讣音。司理大惊退堂，心服抽马之灵。其时司理有一女久病，用一医者陈生之药，屡服无效。司理私召抽马到衙，意欲问他。抽马不等开口便道：“公女久病，陈医所用某药，一毫无益的，不必服它。此乃后

庭朴树中小蛇为祟，我如今不好治得，因身在牢狱，不能役使鬼神。待我受杖后，以符治之，可即平安，不必忧虑。”司理把所言对夫人说。夫人道：“说来有因，小姐未病之前，曾在后园见一条小蛇，缘在朴树上，从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他既知其根由，又说能治，必有手段。快些周全他出狱，要他救治则个。”司理有心出脱他，把罪名改轻，说：“原非左道惑众死罪，不过术人妄言祸福。”只问得个不应决杖，申上郡堂去。郡守依律科断，将抽马与妻苏氏各决臀杖二十。元来那行杖的皂隶，正是前日送钱与他的张千、李万，两人各怀旧恩，又心服他前知，加意用情，手腕偷力，蒲鞭示辱而已。抽马与苏氏尽道业数该当，又且轻杖，恬然不以为意。受杖归来，立书一符，又写几字，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权当酬谢周全之意。司理拆开，见是一符，乃教他挂在树上的。又一红纸有六字，写道：“明年君家有喜。”司理先把符来试挂，果然女病洒然。留下六字，看明年何喜。果然司理兄弟四人，明年俱得中选。抽马奇术如此类者，不一而足。独有受杖一节，说是度厄，且预先要求皂隶自行杖责解褫，及后皂隶不敢依从。毕竟受杖之时，用刑的仍是这两人，真堪奇绝。有诗为证：

祸福从来有宿根，要知受杖亦前因。

请君试看杨抽马，有术何能强避人？

杨抽马术数高奇，语言如响，无不畏服。独有一个富家子与抽马相交最久，极称厚善，却带一味狎玩，不肯十分敬信。抽马一日偶有些事干，要钱使用，须得二万。囊中偶乏，心里想道：“我且蒿恼^⑥一个人着，来向富家借贷一用。”富家

子听言，便有些不然之色。看官听说：大凡富人，没有一个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钱财如同性命一般，宝惜倍至，所以钱神有灵，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来不看在眼里，东手接来西手去的，触了钱神嗔怒，岂肯到他手里来？故此非慳不成富，才是富家一定慳了。真个“说了钱，便无缘”，这富子虽与杨抽马相好，只是见他兴头有术，门面撮哄而已。忽然要与他借贷起来，他就心中起了好些歹肚肠。一则说是江湖行术之家，贪他家事起发他的，借了出门，只当舍去了；一则说是朋友面上，就还得本钱，不好算利；一则说是借惯了手脚，常要歆动，是开不得例子的。只回道是：“家间正在缺乏，不得奉命。”抽马见他推辞，哈哈大笑道：“好替你借，你却不肯。我只教你吃些惊恐，看你借我不迭，那时才见手段哩。”自此见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钱之事。富家子自道回绝了他，甚是得意。

偶然那一日，独自在书房中歇宿。时已黄昏人定，忽闻得叩门之声，起来开看，只见一个女子闪将入来，含顰万福道：“妾东家之女也。丈夫酒醉逞凶，横相逼逐，势不可当。今夜已深，不可远去，幸相邻近，愿借此一宿。天未明即当潜回家里，以待丈夫酒醒。”富家子看其模样，尽自飘逸有致，私自想道：“暮夜无知，落得留他伴寝。他说天未明就去，岂非神鬼不觉的？”遂欣然应允道：“既蒙娘子不弃，此时没人知觉，安心共寝一宵，明早即还尊府便了。”那妇人并无推拒，含笑解衣，共枕同衾，忙行云雨。

一个孤馆寂寥，不道佳人猝至；一个夜行凄楚，谁知书舍同欢。两出无心，略觉情形忸怩；各因乍会，翻惊意态新奇。未知你弱我强，从容试看；且自抽离添坎，热闹为先。

行事已毕，俱各困倦。睡到五更，富家子恐天色乍明，有人知道，忙呼那妇人起来。叫了两声，推了两番，既不见声响答应，又不见身子展动。心中正疑，鼻子中只闻得一阵阵血腥之气，甚是来得狠。富家子疑怪，只得起来挑明灯盏，将到床前一看，叫声：“啊也！”正是：

分开八片顶阳骨，浇下一桶雪水来。

你道却是怎么？原来昨夜那妇人身首，已斫做三段，鲜血横流，热腥扑鼻，恰像是才被人杀了的。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颤，心里道：“敢是丈夫知道，赶来杀了他，却怎不伤着我？我虽是弄了两番，有些疲倦，可也忒睡得死。同睡的人被杀了，怎一些也不知道？而今事已如此，这尸首在床，血痕狼藉，倏忽天明，他丈夫定然来这里讨人，岂不决撒⑦？若要并叠⑧过，一时怎能干净得？这祸事非同小可。除非杨抽马他广有法术，或者可以用什么障眼法儿，遮掩得过。须是连夜去寻他！”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里夜里，正是慌不择路，急走出门，望着杨抽马家里，乱乱撞撞跑将来。擂鼓也似敲门，险些把一双拳头敲肿了，杨抽马方才在里面答应出来道：“是谁？”富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开了门，有话讲。”此时富家子正是：

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

抽马听得是他声音，且不开门，一路数落他道：“所贵朋友交厚，缓急须当相济。前日借贷些少，尚自不肯，今如此黑夜，来叫我什么干？”富家子道：“有不是处，且慢讲，快与我开开门着。”抽马从从容容把门开了。富家子一见抽马，且哭且拜道：“先生救我奇祸则个。”抽马道：“何事恁等慌张？”富